

IBDP 語言 A：文學指南（2019 年版）

對香港中學文憑試文學課程的啟示

陳曙光

摘要

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2019 年頒布最新預科課程大綱，對舊課程進行大幅修訂，並於 2021 年首次進行評估。新大綱「語言 A」三門課程都強調探索語言、文學與表演藝術各種元素，而教學目標、教學大綱和評估都漸趨統一。近年，香港越來越多學校開辦 IB 課程，吸引大量優秀學生報讀。相反，隨着文憑試的推行，修讀中國文學科的學生數目卻連年下降。究其原因，既有新高中學制設計的不足，也因為學生普遍對本地文學課程不感興趣。IB 課程強調「國際情懷」，本地課程重視「文化傳承」，兩者的目標看似大相逕庭。然而，作為國際認可的課程，IB 文學課程實有值得香港借鑑之處。本文擬整理兩者的官方文件，透過文獻比對，分析優劣，並探討未來文憑試文學課程應該如何改革，以回應新時代的需要。

關鍵詞：中國文學 文憑試 國際文憑預科課程 語言 A

一、引言

香港自從推行新高中課程後，修讀中國文學科的學生數目不斷下降。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2）統計，由 2013 年 2,813 人跌至 2022 年 1,205 人，跌幅達 57.1%，明顯高於全港學生跌幅（39.2%）。愈來愈少學校開辦文學科，這與新高中學制強調核心科目，選修數目明顯減少有關。過往學生在中四時已分為文、理、商三大領域，在香港中學會考一般報考七至八科，最多達十科；至於中七時報考高級程度會考雖只有五至六科，但由於學生志向早定，一般文科生亦會選擇報讀文學。文憑試考生不再嚴分文、理、商，學生最多只能報考七科，而文學科只是甲類學科二十科選修科之一（還有數十科「應用學習」科目供學生選擇）。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生普遍認為文學科的內容沉悶和欠缺實用。部分學生被迫修讀文學，學習動機不足，公開考試成績也低於其他選修科，形成惡性循環；加上中國語文科操練繁重，令學生無暇接觸課外讀物，對中文科的厭惡令學生對文學科更添反感。學者對目前文學科的評價普遍負面，如馮珍今（2018）認為目前的正規文學教育失焦；陳智德（2018）更認為現在教育體制令學生厭惡文學。

相反，香港開辦 IB 的學校越來越多，吸引大量高質素學生修讀，平均成績更連年居亞洲之冠。2021 年度，香港共有 130 名學生於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獲取 45 分滿分，佔全球約 11%（國際文憑組織，2021）。香港學生對 IB 課程趨之若鶩，除了名校效應外，和 IB 課程的理念及設計大有關係。IBDP 要求學生在六個學術領域選修一科，包括兩種語言，「語言 A」屬於母語課程，學生須在「文學」、「語言與文學」和「文學與表演藝術」裏任擇其一。同樣作為母語的文學課程，兩者的理念、教學內容均有不同，本文擬比較文憑試和 IB 最新的課程，分析以培養具「國際情懷」為目標的 IB 對「中華文化」本位的香港文學課程有何啟發，能否協助解決本地文學課程的困境。

二、文獻回顧

IB 在大中華地區屬新興的課程，雖然近年報讀人數不斷上升，但與修讀當地主流課程的學生數目相比仍只屬少數。目前對於華語地區 IB「語言 A：文學」的研究成果有限，蔡雅薰、余信賢（2019）的專著遍及 IB 中文教學的不同範疇，包括介紹 IB 課程、國際文憑組織、學與教方法、師資培訓，然後有系統介紹小學（PYP）、中學（MYP）及預科（IBDP）「語言 A」及「語言 B」（第二語言範疇）等課程。其中「語言 A」介紹了課程架構、宗旨、教學內容及評估標準，並提供試題範例和分析等。蔡雅薰主編（2021）的另一專著則更聚焦於 IBDP 課程，包括對於預科教師教學能力的指標和分析，並提供「語言 A」及「語言 B」的教學實踐和研究，案例包括修辭教學、漢字教學、意象基模等，提供建基於教學實踐的研究成果，對於前線教學有參考意義。禹慧靈（2013，2019）、董寧（2012，2018）編寫了一系列的課程學習指導，包括了語言 A 的「文學」、「語言與文學」兩範疇。另外，董寧（2017）也編著介紹「語言 A」的文學術語手冊，協助學生完成不同的評估。王怡方（2020）的碩士論文以《莊子》為例進行實驗研究，設計符合 IB 文學課程的框架。惟目前的研究多針對 2011 出版的舊課程。2019 年，國際文憑組織頒佈最新的課程指南，對「語言 A」進行大幅修訂，無論教學目標、教學大綱的重要內容、評核的方式及內容等都與舊課程有相當的分別。對於新大綱的研究更少，王憶蓉、陳靜怡（2021）梳理「語言與文學」新指南的課程重點、改變及未來走向；陳曙光（2022）則以「語言與文學」課程為重點，透過新舊課程的縱向比對，分析新大綱的理念和核心的改變；同時也與「文學」課程作橫向比對，發現新大綱裏兩科的教學目標和評估都越趨相近，可見國際文憑組織努力整合「語言 A」的不同課程，以確保兩者的語言、分析及批判思維的要求相同。董寧（2021）已按新大綱更新課程學習指導，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相關研究。

至於香港中國語文學習領域的研究，過往較集中在中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學者較少關注一直作為高中選修的文學科。其中以姚素

珍（2004、2005、2006a、2006b）用力較深，她整理香港中學會考中國文學課程的誕生、演變和發展、教學現狀，並且進行問卷調查，搜集包括 73 位老師及 1051 位學生的回應，分析他們對文學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 83% 學生不贊成取消文學科；同時 74% 表示喜歡文學科，可見學生對文學普遍仍持正面態度。姚氏的研究主要針對課程改革前的會考課程，未有研究高考以及後來出現的文憑試課程。在新高中推行前，高考文學科已率先改革，以為文憑試作預備。香港教育統籌局（現稱教育局）（2003）編輯《綴文創思——開展中國文學課程新路向》，邀請學者和前線老師就課程、學與教、賞析和創作等方面發表意見，是推展新課程的重要參考資料。當時潘步釗已敏銳地指出前線教師的憂慮，以及未來很多學校可能會取消文學科。單周堯、周錫韞認為學生對文學科「不感興趣」，與錯誤的語文價值觀有關。王培光則以多元智能理論分析課程內容。施仲謀、蔡思行（2020）整理了中國文學的範文教學內容及中文、文學分科的爭議，並放在香港中華文化教育的大議題下論述。至於文憑試文學課程的研究，吳美筠主編（2018）的《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收錄了兩篇評論文章。其中，馮珍今曾任職教育局多年，主要負責中國文學課程的設計和推行工作，她以局內人視角分析文學課程改革的理想與實踐之間的落差，並指出教學時數不足、學生文學基礎薄弱、學生程度參差等三大問題，以致文學淪為夕陽科目。陳智德認為九七回歸前香港的青年已主要從課程以外的閱讀和活動認識文學，而九七後的文學課程更令文學被窄化和矮化，令有興趣的學生卻步。二人都提倡在教學課程以外推廣文學，卻未有建議如何改革課程的內容及評估，以挽救日益衰落的美學科。

總括而言，對於 IB DP「語言 A：文學」的研究仍不多，尤其對新大綱的研究更為不足。至於本地文憑試文學課程雖已推行多年，但因選修人數少，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事實上，本地文學課程產生的問題由來已久，由 1970 年代中文、文學分家起一直未有解決，當中涉及非常複雜的問題，例如語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論爭以及母語習得方

法論等。而文學科的困境也勢必牽連中文科，令香港學生整體語文水平下降。目前，尚未見以 IB 與本地的文學課程作比較的研究，本文擬分析兩者的優劣以及國際課程的理念與實踐能否會本地課程的改革帶來啟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獻研究方法為主，整理 2011 年及 2019 年版 IBDP「語言 A：文學」指南和 2015 年香港的《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的內容，從理念、課程設計及宗旨、教學內容及重點、評核方法等方面比較兩者的異同。另外，本文亦會結合歷屆 IB 和文憑試的試卷（包括樣本卷），分析評估如何回應兩者的學習目標，並且提出 IB 值得本地文學課程借鑒之處。

四、香港中國文學科的沿革

1968 年，香港教育司署於《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建議把當時的中國語文課程劃分為「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課程和教材各自獨立。1972 年起，香港會考課程的中文和文學正式分科，中文為必修科而文學則為高中選修。文學科的範文曾經過數次更動，按姚素珍（2006b）的研究，經歷了「文學迷失的第一代」（1972-1977）、「學術取向的第二代」（1978-1989）、「文學作品取向的第三代」（1990-2010）。至於預科原只設「中國語言文學」為選修科，直至 1994 年新增「中國語文及文化」作為必修科後，改設「中國文學」為選修。高考文學科於 2003 年進行改革，除了更換範文外，最重要是取消原來試卷三（文學史），只考核創作及賞析兩部分，又新增校本創作評核。2009 年新高中課程正式實施，會考與高考文學科合併，指定範文由兩個課程中選取，評核主要承襲高考模式，但直至 2019 年前均不設校本創作評核。其後課程曾作小規模更動，包括換入更多會考篇章以及增加校本評核等。

五、香港中學文憑試及國際預科課程文學科比較

5.1 課程宗旨及目標

目前文憑試中文科以培養聽說讀寫、思維等能力為主，也兼及文學、文化等目標（課程發展議會，2021）。文學則為有興趣學生而設，其宗旨如下：

- (1) 培養審美情趣，提升藝術品味。
- (2) 提高文學素養，承傳文學遺產。
- (3) 陶冶性情，美化人格；培養對國家民族、人類社會的感情。
- (4) 發展個性，發掘潛能，發揮特長，為日後工作和進修作好準備（課程發展議會，2015）。

教育局也意識到兩科的宗旨和教學內容非常相似，故課程文件設專節討論分工，建議透過適當的教學安排避免重複，如在中文科教授詩歌體裁特點，文學科則分析作品手法和風格等。然而，問題卻一直未解決，按照官方文件，兩科均着重分析文本主旨、寫作手法等，分別只是文學科涉及更多文學知識及背景資料。高中中文科重設十二篇指定篇章後，兩者的差異進一步收窄，如 2018 年文憑試問及〈青玉案〉作者如何抒述情懷；2021 年問到〈念奴嬌〉裏「江水」和「月亮」的意象等都是文學賞析題目。文學向為中文科九大範疇之一，在公開試出現相關題目無可厚非。惟陳曙光（2019）比較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的文憑試卷，指出文學科的要求雖較中文科為高，兩者的考問點及考核內容卻有不少雷同，遍及用字、寫作手法、主題以至開放題等，顯示課程重疊之處不少，建議檢視和重整。目前兩科建議篇章界線模糊，如〈醉翁亭記〉、〈庖丁解牛〉、〈齊桓晉文之事章〉屬於舊制會考中文科篇章，現歸入文學科；中文科篇章也多是文學名著，如〈廉頗藺相如列傳〉、〈登樓〉、〈聲聲慢〉。未來中文科將強化中國文學和文

言經典學習元素，由小學至高中均設有建議篇章，而原來高中的十二篇亦會擴展至二十篇，並於 2024/25 學年全面推行。(何燕萍，2021) 新增篇章亦多為文學經典，如〈關雎〉、〈飲酒（其五）〉、〈四塊玉〉等（見圖一），補足了《詩經》和元曲等部分後，中文科的建議篇章更趨完整，卻與文學科更為相似。比較圖一與圖二，除了中文科不設小說和戲曲外，幾乎不可能從篇章分辨何者屬於中文，何者為文學。由於課程重疊，筆者相信中文科全面落實建議篇章後會令文學科更邊緣化。

香港的文學科出現如斯困境，實與語文教學是否需要兼及文學教學相關。反對者以王力為代表，王力（1996）認為語文教學的重點是培養閱讀和寫作，而非文學教育，兩者的目標各異，不宜混同，若需要推動文化、文學和倫理教育，宜另設專科而非由中文科獨自承擔。龐德新（1988）甚至認為除非課文內容與作者生平有密切關係，否則教學時根本不用理會。贊成者則以張志公、蘇文擢為代表。張志公（1991）在 1970 年代已提出要在語文訓練的同時進行文學教育，並指出文學作品就是「語言的藝術」，通過學習可以陶冶學生的思想感情。蘇文擢（1983）針對香港的情況，指出兩者不可分割，語文教育是思想道德、語文、文學欣賞三者結合的整體。而當時中學課程的「語文」與「文學」選材性質並無差異，分科只會令學生對「語文」的觀念模糊不清。

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由來已久，而且困擾着香港語文教育工作者。若把眼光放到在全球深受歡迎的國際文憑課程，也許能從中獲得解決之道。IBDP 規定學生必須學習兩種現代語言，「語言 A」（母語）設三門課程，學生須選其一，三者都探索語言、文學與表演藝術的各種元素。2011 年版的教學大綱裏，各課程有七點共同的宗旨，每門課程亦有其獨有宗旨。而新大綱裏則把三者重新整合成為八點相同的學習宗旨，現列舉如下：

- (1) 品讀來自不同媒介及形式的，出自不同時期、風格及文化的各類文本。

- (2) 培養聽、說、讀、寫、視看、演示和表演技能。
- (3) 培養詮釋、分析和評價技能。
- (4) 培養對正式的或具有美感的文本質量的敏感度，並了解它們如何讓人們產生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 (5) 提升對文本與各種觀點、文化背景以及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之間的關係的理解，並欣賞它們是如何讓人們產生不同的感受和解的。
- (6) 發展對語言與文學研究和其他學科之間關係的理解。
- (7) 以自信並富有創造力的方式進行交流與合作。
- (8) 培養對語言和文學的終生興趣，並能享受其中（國際文憑組織，2019a）。

可見各科的目標均包括「語文」和「文學」元素，分別只在於「語言與文學」同時考察文學作品和非文學文本；「文學」和「文學與表演藝術」則重點研習文學作品（國際文憑組織，2019a）。在「語言 A」的框架下，提升語文能力是核心目標。同時，不論哪一門課程都具備文學元素，學生只讀其一，沒有課程重疊之弊。IBO 強調課程的國際性，故此會選讀不同地域的文學作品，但卻沒有忽略文學的本地議題。從課程大綱可見 IBO 認為母語課程必須兼顧工具性和人文性。

早在新高中推行前，香港的分科政策已飽受學者授批評。唐秀玲（2004）指出讓理科生修讀語文科；文科生兼讀中文及文學，本身缺乏學理依據。林章新（1990）認為分科的結果是令香港學生中文水平下降，而語文科也淪為只着重傳意，忽略思想情感和道德教育。新高中的選修學科數目減少，中文和文學科課程重疊令不少學生卻步，寧願留下寶貴的限額修讀更實用的經濟、企會財等科目。不少學校開設文學科，結果是成績較差的學生被分配到該科，當中更不乏中文水平不足的學生。他們的語文能力和學習動機均欠佳，要應付中文課程已有困難，更遑論修讀水平更高的文學，結果考試成績自然強差人意，形成惡性循環。綜觀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等地，均不會在「國文」外

另設「文學」科，而是透過大量閱讀本國文學作品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把文學元素融入語文課程中。香港是以中文為主流的社會，英語主要是政府、商界日常溝通的語言。現時香港高中課程分為「英國語文」和「英語文學」，兩者分工清晰。英文科主要教授實用英語，如語法、撰寫實用文等，所用的閱讀材料亦以報刊等實用文章為主，目的是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增加工作時的競爭力；至於修辭、文學、文化等部分由選修科英國文學負責。香港既不具相關語境，亦不必全面推行英國文學教育，但中文作為母語，運用第二語言的思維處理實有欠妥當。既然香港教育局銳意加強中國語文科內的文學及文化教育，兩科應否再次合併實在值得深思。

何萬貫（1981）早已提出「一科兩卷」的構思，增加中文科的教學課節，並把認識本國文學列入普及教育的目標之一。筆者贊同何氏的意見，不論學生的志趣和專長，都須掌握本國基礎的文學知識。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其中文化、文學精粹均以中文為載體，若只強調培養語文能力，莘莘學子未能從語文中領略中國文學之美、中華文化之價值，將成為無根的一代，更遑論培養對祖國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當然若以「一科兩卷」的形式，所有學生勢必修讀相同難度的中文科，對於某些數理突出而語文能力較弱的同學不利，更可能影響升讀大學的機會。筆者認為若能參考 IB，分設「文學」及「語言與文學」，要求學生必選其一是可取的改革方向。學生既不能完全避開探究文學作品，也能按興趣和能力選擇是否兼習非文學文本。這建議牽涉根本性改變學制，而且評核方面也須重新設計，但要杜絕種種流弊，當局應有魄力撥亂反正，使中國文學獲得應有的重視和定位。

5.2 教學內容

按課程發展議會（2015）所列舉文學科的學習目標，除了廣泛閱讀不同類型文學作品，提高文學鑒賞及創作能力外，也期望學生較有系統地掌握文學知識。目前的文學科分為必修和選修部分，必修佔課時三分之二至六分之五，以「文學賞析與評論」及「文學創作」為

主，「文學基礎知識」為輔，教學內容以 28 篇指定作品為骨幹（見圖二）。教育局希望教師能引導學生深入研究，提升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教師也可因應學生的需要自選作品施教。此外，課程指引也提供閱讀書目，讓學生通過大量閱讀提升能力（見圖三）。指定篇章涵蓋詩詞、散文、小說和戲曲等體裁，跨橫先秦至當代，採取「詳遠略近」原則，古典文學佔三分之二以上；現當代文學比例不高，只有七篇。除了〈碗〉和〈我的四個假想敵〉外，鮮有與香港相關的作品。此外，學習目標雖有「加強對家庭、國家及世界的責任感」，但課程理念是以教授中國文學作品為主，不論指定篇章或閱讀書目均未收錄翻譯文學。選修則佔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課程指引》提供八個建議單元，要求開設其中二至四個，也容許教師自擬單元，當中「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容許研究兩岸三地以至海外華文作品。

課程大抵沿襲高考而有調適，平心而論，內容豐富而全面，優點是即使取消了文學史一卷，學生仍能透過指定篇章對中國文學發展脈絡以及歷代名篇有一定認識，而選修單元主題多樣，教師若能針對特定論題選取作品施教，並與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可提升其學習動機。然而在實踐上卻出現重重困難，最大問題就是課時不足，指定篇章橫跨數千年，當中的背景和文學知識關係千絲萬縷，要在三年時間內徹底解讀實在不易。馮珍今（2018）指出不少教師把平日所有課時用於教授指定作品，仍有不足之感，更遑論選修部分。選修單元能補指定篇章的不足，但不納入公開考試，教師往往教得較為倉促。受課時和內容所限，整體教學多以講授為主，加上學生質素參差，更令教師無從着手。指定篇章以文言經典為主，原意是讓學生接觸正統的文學作品，但現當代及香港文學作品太少，令學生覺得文學距離生活很遠，難以投入學習。以往文憑試曾以文言笑話、香港的微型小說作為考材，但仍未撼動以經典為本的核心理念。

IB 並不要求有系統教授文學知識，而是着重學習各種文學批評的技巧，透過文本細讀，分析文本的各種意義。2011 年版課程主要以作品劃分為（1）翻譯作品、（2）精讀作品、（3）按文學體裁編組的作品

及(4)自選作品(國際文憑組織, 2011)。新大綱重新整合教學內容, 主要為(1)讀者、作者和文本, 重點是針對文學文本的細節做出個人的和批判性的回應;(2)時間和空間, 重點是考慮各種個人的和文化的觀點, 發展出更廣泛的觀點, 及認識語境與意義的聯繫;(3)互文性: 文本的互相聯繫, 比較、研究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 如主題、通用慣例、文學傳統等, 重點是根據對文本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做出批判性回應。(國際文憑組織, 2019a)五十年代,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指出文學由文本、世界、作者和讀者四個重要元素構成(艾布拉姆斯著, 鄺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 2004)。「互文性」則由法國學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提出, 她不再視文本為獨立自足的單位, 而是由其他文本拼湊而成, 提倡透過比較研究發掘不同文本之間的顯性和隱性關係(薩莫瓦約著, 邵煒譯, 2003)。這些理論對當代文學批評影響深遠。可見課程由作品主導改為文學批評方式主導。IBDP並沒有必讀文本, 以高級課程為例, 學校可在《指定閱讀書單》選取至少學習四件翻譯作品、五部本國語言作品及四部自選作品, 作品須至少屬於三個不同時期、來自二個洲及四個不同地域, 且必須來自四類不同體裁。普通課程的結構相同, 只是每部分選取的文本較少(國際文憑組織, 2019a)。IB雖未能涵蓋所有朝代的文本, 但透過學習文本、研究方法、思想觀點, 強調作者與讀者、不同文本的關係, 探究熟知和敏感話題, 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年合共學習13/9部作品, 亦有利師生更深入討論。

為了平衡全球性和地域性, 《書單》裏現代文學比例不少, 且兼收中港台及其他地區的華語作家。2019年版本香港文學的比例大幅增加, 入選的香港作家由原來的6人增至19人, 包括港人熟悉的武俠小說家金庸、科幻小說家倪匡、編劇杜國威等。他們的作品無論創作背景、題材內容或深層意蘊都更貼近學生的生活, 有助引起其探究動機。原來《書單》分為詩詞、散文、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四種體裁; 新版本則改為詩歌、戲劇、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向來以詩歌和散文為正統, 小說和戲曲的起步甚遲, 而且多於民間流

行。新版本把戲劇獨立分類深具象徵意義。此外，《書單》也新增「繪本小說」作為非虛構文學的子分類，收錄幾米、蔡志忠等接近十位繪本家的作品。而搖滾歌手崔健的歌曲亦獲納入詩歌類別（國際文憑組織網頁）。事實上，不少中國文學作品本由民間興起，如《詩經·國風》、漢樂府、元雜劇等，後來才走進文學的殿堂。把通俗文學、地域性文學納入課程並非只為提升學習興趣，而是代表正致力打破雅俗文學之間的界線。

目前香港課程指定篇章現當代及香港文學作品不足，翻譯作品的缺席更是遺憾。中國大陸、台灣的語文課程也有不少翻譯作品，學生能了解其他地域作者關心的議題和表達手法，擴闊視野。香港課程的理念為提供有系統訓練，與提倡「國際情懷」的 IB 不同。課程設計應以中國文學作為立足點，選文也必須橫跨不同朝代，但在選材上可借鑒 IB，增加現當代和香港文學的比例，並加入著名的翻譯作品；至於古典文學每個朝代只選最具代表性的體裁，如先秦只選散文、唐代選詩歌等，這種取向不免損失不少優秀的作品，如《詩經》或韓愈、柳宗元的散文，但與其維持宏大而難以落實的課程，不如選取當中的菁華讓學生品味，既保持課程涵蓋朝代的完整性，又可減少課程內容，令師生有更多課時深入分析文本。

5.3 評核

在香港，評核是教育的重要指揮棒。文憑試的內容及考核模式形成強烈倒流效應，引導教學方向。文學科的評核幾過數次改動，包括取消公開試「片段寫作」考核；文學賞析由五選三改為四選二；2019年新增文學創作的校本評核。目前，文學科卷一為文學創作，設有兩題，學生須選其一，佔 25%；卷二則為文學賞析，佔 60%。學生亦須在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四類文體中，至少選擇兩類，並完成三次創作以作校本評核，佔 15%。學生普遍認為文學甚難取分，由於他們語文能力普遍不高，要求他們在公開試有限時間內下筆創作，實為不易。卷二共設四題，任答兩題，每題均由指定與課外篇章組成，兩者

的主題、形式多有可比性，而且佔分相若，如 2017 年以王若虛〈題淵明歸去來圖〉結合〈歸去來辭〉考問，屬於內容相關；2020 年以《郁離子·種樹喻》結合〈進學解〉擬題，則是手法上的關聯。擬題的核心精神為「以篇帶篇」，期望考生就課程所學遷移分析未見的文本，也涉及不同文本與作者之間的互動和對話。然而，能力低的學生不易理解課外作品，更難在有限時間內作深度的比較分析。參考考評局歷年的考試報告，發現學生答題張冠李戴、胡亂褒貶甚至詆毀古人的情況比比皆是，以往更有不少學生未能完成比較題的要求，只作單篇論述，整體表現令人擔憂。近年，卷二亦有作出相應調整，除了減少作答題數外，雖仍堅持課內課外結合，但形式上也作出妥協，分題增多，考問點漸趨細碎，往往只需論點正確和初步析述已足以取得高分，以往高考的論述題目已不復見（見圖四）。這樣固有利於學生爭取分數，但卻不利訓練思維和闡述觀點的能力。

IB 文學課程不設創作，集中評核文學分析能力。高級課程設有校內口試評估，佔 20%；公開評估方面，卷一由兩篇課外選文構成，並附有引導問題，考生須針對每篇選文撰寫分析性文章，佔 35%；卷二共設四題，考生只須選答一題，根據平日所習的兩部作品，撰寫一篇比較論文回應，佔 25%。考生另須提交一篇 1,500-1,800 漢字的論文，分析課程中學習過的文學文本或作品，佔 20%。至於修讀普通課程的學生不用提交論文，校內口試評估佔 30%。公開考試卷一的題目與高級程度相同，但學生只須選答其中一題，佔 35%；卷二則內容和要求均與高級程度相同，佔 35%（國際教育文憑，2019a）。作為預科課程，IB 非常着重訓練思考和語文表達能力，撰寫論文模式已接近本科一年級程度。至於公開考試都是長篇論述題，以 2021 年卷一為例，第一題選取了姚雪垠長篇小說《李自成》第四章的開首，問及「作者如何通過描寫來塑造李自成這一英雄人物？」第二題選取吳偉余於《新民晚報》發表的散文〈賞葉暇思〉，提問「作者在〈賞葉暇思〉中表現出來的洞察力如何通過形象化的語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不論新舊課程的試卷一所選的課外篇章都以現當代作品為主，鮮有要求分析

古典作品，筆者估計擬題者希望學生能運用所學的理论評價貼近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亦貫徹文學生活化的理念。2021年卷二因疫情關係取消卷二，目前以新大綱擬題的只有樣本卷，現列舉其題目如下：

從下列各類問題中任選一題來回答。兩部作品加以比較對照。

(1) 以你選修的兩部作品為基礎，討論作者如何運用刻板形象，以及達到什麼效果。

(2) 請以你選修的兩部文學作品為基礎，分析「回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對文本的貢獻。

(3) 以你選修的兩部作品為基礎，闡述作者用什麼技巧來描述某一特定的社會或政治語境。

(4) 有個說法認為文學只談及愛情與死亡。以你選修的兩部作品為基礎，討論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國際教育文憑，2019c）。

若文憑試文學賞析部分是以篇章作為考核單位，IBDP則是以特定的文學概念為單位。題目容許學生自由選取所習的文本回應特定的文學觀點，沒有古典與現代的限制，但必須比較和進行較完整的論述，對學生的闡述能力要求相當高。

文憑試的設計理念和學生程度與IB不同，難以完全模仿其評核模式。若卷二完全變回論述題，勢必令學生表現更差。然而是否必須所有題目都做到課外課內結合才能有效評核學生的文學賞析能力實在值得深思。筆者曾多次參與文學科教師會議，前線一直強烈希望把課內課外分開考核，讓學生努力研習指定篇章便能取得一定分數，惟未獲接納。筆者建議參考IB的方式，把卷二分為兩部分，各設兩題，考生須各答一題。課外仍沿用目前問答形式，切割考問點，由淺入深，引導考生賞析；篇定篇章則改為論述題，要求考生整合、分析平日所習的不同觀點，訓練析述能力，以符合課程精神。

六、結論

本文比較兩個課程的大綱和公開評核的試卷，有以下數點值得留意：

1. 修讀香港高中文學科的學生數目逐步下跌，即使修讀的學生也普遍對本科不感興趣甚至反感。當中成因複雜，包括語文教學宗旨的論爭、新高中學制的推行、課程的設計等。隨着中文科重推範文，與文學科的要求更為接近，課程的重疊將令文學科更難生存。
2. 對於「語文」和「文學」分合之爭，筆者認同中文科肩負文學甚至品德教育等重要任務。目前教育局着力提升中文科的文學文化元素，正是合適時機討論兩科應否重新合併。若能增加中文科課時，並參考 IB 在同一範疇分科的做法，即在語文科的框架內分設兩科，讓對文學興趣較少的學生修讀「語言與文學」，而有興趣則修讀「文學」課程，則能照顧差異亦能確保學生有基本的文學鑑賞能力。
3. IB 的理念及教學內容與本地課程不同，而資源和學生質素更遠優於本地學校，盲目因襲其教學內容及評核形式只會適得其反。然而，IB 實有不少地方值得本地課程借鑑。短期而言，可精簡指定篇章數目，讓學生有時間深入研習文本，透過討論和探究建構知識和鑑賞能力，避免因課時緊拙而流於單向式講授；於同一試卷內分開評核課內及課外作品，而考核的要求也相應調整，令學生更有信心應對公開試。
4. 文憑試的設計意念很好，課程既具系統，又鼓勵文學創作，對有志於文學的學生有一定吸引力。如何把優秀的課程落實到日常教學之中，教師才是真正的關鍵，例如多數教師對評估學生的創作缺乏經驗和信心。既然課程以經典為主，如何連繫生活，讓學生感受文學歷久常新的魅力更需教師用心設計。故此，師資培訓可謂重中之重，目前文學科的教師多由資深中文老師兼任，大多未接受有系統文學教學培訓。而文學已淪為夕

陽科目，大學亦未有投放充足資源開發課程。未來若要在中文科加強文學元素，教育局應舉辦更多培訓課程，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

本文只進行文獻研究，並未探討真實個案，以分析課程落實時的困難、教材的設計、學生在校內的具體表現等。此外，受疫情影響，2020年IBDP考試取消，2021年也取消了試卷二，目前對於新評核的資料並不足夠，這些都是本文的限制，未來有必要作量性研究，透過問卷分析師生對於文學科的看法，並進行實驗干預研究，開發符合課程精神的教學設計，方能改善學與教及師資培訓問題。然而，要根本解決文學科的困境還須教育當局正視問題並進行深度改革。

參考文獻

- 艾布拉姆斯 (Meyer Howard Abrams) 著，鄺稚牛、張照進、童慶牛譯 (2004)：《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蔡雅薰、余信賢 (2019)：《IB 國際文憑與中文教學綜論》，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蔡雅薰主編 (2021)：《IBDP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文教學實踐與研究》，台北，新學林出版社。
- 昌晶 (2020)：讓閱讀「活起來」——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語言 A：文學課程」測評綜述，《語文教學通訊》，10，77-80。
- 陳曙光 (2019)：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卷一（閱讀能力）與中國文學卷二（文學賞析）評核重點比較，善用考評數據促進學教質素研究論壇論文。
- 董寧 (2012)：《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文學課程指導》，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董寧 (2017)：《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董寧 (2018)：《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文學課程指導》(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董寧 (2021)：《DP 中文 A 文學課程學習指導》(第三版)，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國際文憑組織：《中文 A 指定作家名單》，檢自 <https://ibpublishing.ibo.org/prl/?lang=en>
- 國際文憑組織 (2011a)：《語言 A：文學指南 (2013 年首次評估)》，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1b)：《中文 A (繁體字) 指定作家名單》，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5a)：《語言 A：語言與文學指南 (2015 年首次評估)》，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5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指南》，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7)：《甚麼是國際文憑教育》，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9a)：《語言 A：文學指南 (2021 年首次評估)》，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9b)：《語言 A：語言與文學指南 (2021 年首次評估)》，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19c)：《語言 A：評估過的學生作業》，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20)：《語言教師參考資料 (2021 年首次評估)》，檢自 www.ibo.org
- 國際文憑組織 (2021)：文憑課程統計公報 (Diploma Programme statistical bulletin)，檢自 www.ibo.org
- 何萬貫 (1981)：論語文文學教育的普及化，《語文雜誌》，7，13-14。
- 何燕萍：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增設建議篇章，檢自 <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210812.html>
- 課程發展議會 (2015)：《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教育局。
- 課程發展議會 (2021)：《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教育局。
- 龐德新 (1988)：香港中學中國語文教學存在的幾個問題，輯於《中學中文教學論集》，(頁 31-39)，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中小學語文教研部。
- 薩莫瓦約 (Samovault Tiphaine) 著，邵焯譯 (2003)：《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施仲謀、蔡思行 (2020)：《香港中華文化教育》，香港，商務印書館。
- 蘇文擢 (1983)：《邃加室講論集》，香港。
- 唐秀玲 (2004)：回應香港中國語文教育領域的課程改革：語文和文學教學的思考，輯於《語文和文學教學：從理論到實踐》，香港，香港教育學院，頁 68-93。
- 王力 (1996)：《王力論語文教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王怡方 (2020)：《IBDP 中文 A 文學課程研究與設計——以莊子作品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系碩士論文。
- 王憶蓉、陳靜怡 (2021)：IBDP 中文 A 課程現況探討：2019 年版中文 A 「語言與文學」指南，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
- 吳美筠主編 (2018)：《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香港，商務印書館。
- 香港教育統籌局 (2004)：《綴文創思——開展中國文學課程新路向》，香港，香港教育統籌局。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8)：《中國語文 2018 試題專輯》，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20)：《中國文學 2020 試題專輯》，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21)：《中國語文 2021 試題專輯》，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3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報考統計資料，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FactFigures/HKDSE_Reg_Stat_2013.pdf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報考統計資料，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FactFigures/2022_HKDSE_Registration_as_at_20211216.pdf
- 姚素珍 (2004)：香港中學中國文學科教師對本科課程與教學的看法和意見，《教育曙光：香港教師會學報》，49，137-150。
- 姚素珍 (2005)：香港中學中國文學課程反思與展望，《香港教師中心學報》，4，131-140。
- 姚素珍 (2006a)：香港中學會考中國文學科學生對課程的反映，《教育曙光：香港教師會學報》，53，69-90。
- 姚素珍 (2006b)：《香港中學文學教學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禹慧靈 (2013)：《國際文憑預科項目：中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學習指導》，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禹慧靈 (2019)：《IBDP 中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學習指導》，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張志公 (1991)：《張志公文集·語文教育論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附錄

圖一：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建議篇章

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篇目(文言經典部分)[△]
(2021/22 學年開始適用)[◎]

[有*者為現行 12 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指定考核作品，數量維持不變]

1	國風·關雎	詩經
2	曹劌論戰	左傳
3	論仁、論孝、論君子*	論語
4	魚我所欲也(節錄自《孟子·告子上》「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
5	逍遙遊(節錄)(自「惠子謂莊子曰」至「安所困苦哉」)*	莊子
6	勸學(節錄)(自「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至「行無過矣」、「吾嘗終日而思矣」至「善假於物也」及「積土成山」至「用心躁也」)*	荀子
7	大學(節錄)(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禮記
8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史記》第八十一卷自「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至「為刎頸之交」)*	司馬遷
9	出師表*	諸葛亮
10	陳情表	李密
11	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	陶潛
12	師說*	韓愈
13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14	岳陽樓記*	范仲淹
15	六國論*	蘇洵
16	唐詩三首 山居秋暝*	王維
	月下獨酌(其一)*	李白
	登樓*	杜甫
17	宋詞三首 念奴嬌 赤壁懷古(大江東去)*	蘇軾
	聲聲慢 秋情(尋尋覓覓)*	李清照
	青玉案 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	辛棄疾
18	元曲兩首 四塊玉 閒適(南畝耕)	關漢卿
	沉醉東風 漁父詞	白樸
19	滿井遊記	袁宏道
20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年)

圖二：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文學科建議篇章

指定作品篇目

(2015/16 學年中四實施，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生效。)

1 秦風·蒹葭	詩 經
2 九章·涉江	楚 辭
3 齊桓晉文之事章 (節選自「齊宣王問曰」至「王請度之」)	孟 子
4 庖丁解牛	莊 子
5 蘇秦約縱 (節選自《秦策》，由「說秦王書十上」至「蓋可以忽乎哉」)	戰國策
6 鴻門會 (節選自《史記·項羽本紀》，由「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史 記
7 戰城南	佚 名
8 短歌行	曹 操
9 歸去來辭(並序)	陶 潛
10 將進酒	李 白
11 登高	杜 甫
12 進學解	韓 愈
13 醉翁亭記	歐陽修
14 前赤壁賦	蘇 軾
15 齊天樂(綠蕪凋盡臺城路)	周邦彥
16 南鄉子(何處望神州)	辛棄疾
17 雙調·夜行船 秋思	馬致遠
18 法場(《竇娥冤》第三折)	關漢卿
19 西湖七月半	張 岱
20 卻奩(《桃花扇》第七齣)	孔尚任
21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節選自《紅樓夢》第三回，由「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至「也就不生別論」)	曹雪芹
22 死水	聞一多
23 錯誤	鄭愁予
24 書	梁實秋
25 我的四個假想敵	余光中
26 藥	魯 迅
27 碗	西 西
28 日出 (節選第二幕，由「李石清由中門進」至「把黃省三拖下去」)	曹 禺

有關指定作品的資源配套資料，請參見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http://www.hkedcity.net/edbosp/>)及中國語文教育組網頁(<http://cd.edb.gov.hk/chi>)。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5年)

圖三：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文學科閱讀書目

閱讀書目

(一) 詩歌

古典詩歌

1. 《唐詩三百首詳析》(喻守真編註)
 2. 《唐詩三百首新注》(金性堯編註)
 3. 《唐詩三百首》(名家配畫誦讀本)
 4. 《宋詞三百首箋注》(唐圭璋箋注)
 5. 《宋詞選》(胡雲翼選注)
 6. 《唐宋詞三百首》(名家配畫誦讀本)
 7. 《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馮沅君主編)
 8. 《青年必讀古詩手冊》(喬繼堂、葉桂桐主編)
- 任擇其一
- 任擇其一

現當代詩歌

1. 《中國新詩選》(尹筆池編)
2. 《中國現代抒情詩一百首》(璧華編)
3. 《現代中國詩選》(楊牧、鄭樹森編)
4. 《新詩三百首》(蕭蕭、張默編)
5. 《香港近五十年新詩創作選》(胡國賢編)
6. 《香港新詩選讀》(關夢南、葉輝編)
7. 《小詩森林——現代小詩選》(陳幸蕙編)

(二) 散文

古典散文

1. 《中國歷代散文選(上、下)》(劉盼遂、郭預衡主編)
2. 《古文二百篇》(名家配畫誦讀本)
3. 《古文名著串講評析(雜文編、論說編、書信編、史傳編)》(周振甫、張中行主編)
4. 《歷代散文名篇》(影畫版)

現當代散文

1. 《雅舍小品》(梁實秋著)
2. 《現代中國散文選》(楊牧編)
3.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余光中著)
4. 《豐子愷漫畫選釋》(明川著)
5. 《林家次女》(林太乙著)
6. 《時空之海》(陳之藩著)
7. 《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張曉風著)
8. 《放風》(黃仁達著)
9. 《散文精讀：親情篇》(古劍編)
10. 《我們仨》(楊絳著)
11. 《中華散文百年精華》(叢培香等編)

(三)小說

古典小說

1. 《三國演義》(羅貫中著)
2. 《水滸傳》(施耐庵著)
3. 《西遊記》(吳承恩著)
4. 《三言》(馮夢龍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任擇其一)
5. 《聊齋誌異》(蒲松齡著)
6. 《儒林外史》(吳敬梓著)
7. 《紅樓夢》(曹雪芹著)

現當代小說

1. 《吶喊》(魯迅著)
2. 《家》(巴金著)
3. 《邊城》(沈從文著)
4. 《駱駝祥子》(老舍著)
5. 《圍城》(錢鍾書著)
6. 《半生緣》(張愛玲著)
7. 《臺北人》(白先勇著)
8. 《星雲組曲》(張系國著)
9. 《芙蓉鎮》(古華著)
10.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西西著)
11. 《棋王·樹王·孩子王》(阿城著)
12. 《鍾玲極短篇》(鍾玲著)
13. 《長恨歌》(王安憶著)
14. 《打錯了》(劉以鬯著)
15. 《中國短篇小說百年精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及當代文學研究室選編)

(四)戲劇

古典戲劇

1. 《西廂記》(王實甫著)
2. 《牡丹亭》(湯顯祖著)
3. 《桃花扇》(孔尚任著)
4. 《中國戲曲選》(上冊)(王起主編)(按：本冊收錄元代雜劇作品)

現當代戲劇

1. 《日出》(曹禺著)
2. 《茶館》(老舍著)
3. 《南海十三郎》(杜國威著)
4. 《香港話劇選》(方梓勳、田本相編)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5年）

圖四：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文學試卷二第三題

3. 試據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馬致遠〔雙調·夜行船〕《秋思》及下引作品，回答以下各問：

甲 霜降碧天靜，秋事促西風。寒聲隱地初聽，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關河千里，一醉與君同。疊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歲將晚，客爭笑，問衰翁①。平生豪氣安在？走馬為誰雄？何似當筵虎士②，揮手弦聲響處，雙雁落遙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雲中③。

葉夢得《水調歌頭·九月望日，與客習射西園，余病不能射》

乙 青山相待，白雲相愛，夢不到紫羅袍共黃金帶。一茅齋，野花開。管甚誰家興廢誰成敗，陋巷簞瓢亦樂哉。貧，氣不改；達，志不改。

宋方壺〔中呂·山坡羊〕《道情》二首其二

- 【註釋】 ① 衰翁：作者自稱。
 ② 虎士：勇士。
 ③ 雲中：雲中郡，為漢代北方邊防重鎮。漢將李廣等曾在此抗擊匈奴。

- (a) 請完成下表。(4分)

	《南鄉子》	《水調歌頭》	〔雙調·夜行船〕《秋思》
詞題／曲題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_(i)_ (0.5分)	_(ii)_ (0.5分)
韻腳(舉出兩個押韻的字)	州、樓	_(iii)_ (1分)	野、蛇
修辭手法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 _(iv)_ (1分)	疊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 對偶	不爭鏡裏添白雪。 _(v)_ (1分)

- (b) (i) 《南鄉子》與甲篇皆寫登高所見的景象，意境開闊，試各舉一例略加說明。(2分、2分)
- (ii) 〔雙調·夜行船〕《秋思》中的「綠樹」與「青山」，乙篇中的「青山」與「白雲」，各有何寄意？試略加說明。(3分、3分)
- (iii) 試分析以下句子所表現的人生態度。(6分)
- ① 休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向裝呆。〔雙調·夜行船〕《秋思》
- ② 陋巷簞瓢亦樂哉。貧，氣不改；達，志不改。〔中呂·山坡羊〕《道情》
- (c) (i) 《南鄉子》與甲篇皆借答問抒懷，試各舉一例說明。(3分、3分)
- (ii) 《南鄉子》與甲篇皆述憂國情懷，你認為哪一篇更具感染力？試就二篇抒發己見。(4分)

IBDP Language A – Literature Guide (2019) Implications to Literature Curriculum in HKDSE

CHAN, Chu Kwong Alex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 published the *Language A: literature guide* in 2019. The course outline has been revi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first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in 2021. All three courses of “Language A” emphasize th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The learning outcomes, the course outlin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three courses were gradually unified.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chools offered IB courses in Hong Kong which attract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high-achieving students to enroll in. On the contrary, there was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HKDSE. It may be attributed to not only the design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but also the lack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ocal literature courses. IB courses focus on “international-mindedness” while the local courses focus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seem to be entirely different. However, the IBDP, being an international-recognized programme, is worthwhile for Hong Kong to reference. By comparing and assessing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IBDP and HKDS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and discuss how the literature curriculum of the HKDSE should be reformed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 Language A

CHAN, Chu Kwong Alex,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